

第一章 山中的小道童

「今天天氣好晴朗，路邊野花開……野花開、野花開，蝴蝶呀飛，鳥兒呀笑，啊——啊——捉隻兔子來下菜，打個山雞燉蘑菇，來頭野豬宰肉吃，燒烤紅燒填我肚呀！填我肚……肉肉肉……」

天氣晴朗？

明明是巨木參天，不見天日，還有點要下雨的樣子，陰陰沉沉地，連風都吹不進來，只覺得濕氣重，山雨欲來。

在這樣的天候，這種鬼地方，不時有枯枝重露往下掉，差點砸到底下走動的活物，哪來的蝴蝶飛、鳥兒飛。

鬼扯。

不過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在這一片人煙罕至的巨木森林中，一個看來十三、四歲的小道童愜意的走著，至少從外貌看是這個年歲，人偏瘦，個子不高，穿著一身洗得泛白的青衣道袍，從容不迫地像在逛自家菜園子。

但是他頭上多了一把青竹傘，素面傘衣青竹骨，無人把持凌空飄著，一只腰高的竹筐尾隨身後，一樣虛空立著，筐裡裝了不少沉重的塊莖藥材，像茯苓、何首烏、山藥、血藤之類，還有臉面大的靈芝三五朵。

他叫小童，就叫小童，清風觀一清道長的首席徒兒，也是唯一敢嗆師父，拿師父當「雜役」使的徒弟，號稱清風觀第一霸的惡徒，底下七個被他撿來的師弟全被他使喚如牛羊，毫無怨言。

欺壓久了，誰敢反抗，師姊威武。

不錯，做道童打扮的小童其實是女兒身，實際年齡十七，是道觀中僅有的女子，從小就是小童穿著，為人嘛，套句師弟們的話，奸中藏狡、狡中似狐，陰人排第一，心黑無人知，一個心眼九十九個洞，每個洞裡都能射出上百支暗箭，千軍萬馬難敵一人。

「姥姥，妳這樣跟著我有什麼意思，一跟十餘年也不嫌累，還是早點去投胎轉世。妳外孫女如今也學了點本事，送妳一場富貴不在話下，找個好人家再世為人……」

在微暗的光影交錯下，一道佝僂的老婦身影呈現半透明狀，隱隱約約的站在小童身側，手中拿著樸素的青骨竹傘，亦步亦趨的不離左右，眼露慈祥目光。

在小童的另一側則出現一個面無表情的黑衣男子，他從頭到腳都是黑色的，唯獨一張臉慘白無血色，白得跟紙沒兩樣。

他身背竹筐，離地三寸，雙腳看似空洞，沒用處，整個人飄著。

他不是鬼，但也不是人，卻有著和人一樣的行動力。

「沒看到妳找到生身父母，姥姥放不下。」老婦姓林，人稱林姥姥，享壽五十，卒於水患。

林姥姥生有三子一女，女兒是最小的，和長子隔了十歲有餘，因是么女，特別疼愛，對其所生的外孫女也愛屋及烏，疼到心坎裡，甫出生那年還特意前往照顧。可惜她的疼寵卻沒換來好結果，女兒、女婿不領情，嫌她人老囉嗦，兒子、媳婦不滿她的偏愛，竟賣了家產連夜搬家，早年喪夫的老人家就被棄養了，自個兒擺

個麵攤維生。

百年一場的大洪水令河堤潰堤，水淹十鄉八鎮三縣，林姥姥住的小鎮也淹水了，水高漫過屋頂，腿腳慢的她就淹死了。

只是她死後也不知怎麼了，居然沒去陰曹地府報到，反而找到已成為道童的小童，從此不走了，形影不離跟著小童。

生身父母？眼神一暗的小童微閃諷色。「姥姥都一把年紀還挺天真，妳認為他們敢認我？」

「這……」林姥姥的身影消失了，只剩下一把青竹傘在風中搖搖晃晃，十分詭異。

「山高水遠，我這樣挺好的，無拘無束，沒人管著，要真進了深宅大院，還不活活憋死。」世俗的禮教對她而言是束縛，將人架在火裡烤的枷鎖，要她循規蹈矩的學女紅、繡花，大門不出、二門不邁的聽話順從，還不如給她一把刀子割頸算了。

有人是帶天命而來，小童便如是。

她從小就能見鬼，各式各樣的鬼，有水鬼、吊頸鬼、斷頭鬼、女鬼、小鬼、老鬼……多不可數。

一兩歲時還看不出異常，等她開始學說話，口齒伶俐後，除了她哥哥外沒人敢靠近她，包括林姥姥口中的親生爹娘，他們畏懼她，視她為妖物，最後甚至對外宣稱她得惡疾已亡。

所以小童是個死人，不存在於世間。

「可妳都十七歲，早該尋個人嫁了，難道真要一輩子待在這道觀當個道姑？」林姥姥捨不得，好好的姑娘家怎能沒個好歸宿，老是招魂喚鬼的，看得她好心疼。小童不屑的撇嘴，彎腰摘了一朵血靈芝。「嫁了人就一定好嗎？妳看我娘真得到她想要的了？」

一個商戶女嫁給赴京趕考的窮書生，用著嫁妝銀子資助他出人頭地，僥倖撈個三甲當上同進士，等了兩年才能到一窮縣當個窮知縣，攜老帶幼的住進逼仄的破縣衙。

三年清知縣，十萬雪花銀。她的知縣爹也不例外。

一旦得志了，有錢有勢，妻妾成群，庶子庶女一個接一個生，除了元配名分還能唬唬人外，就是整日的爭風吃醋，正室地位岌岌可危，整個後院烏煙瘴氣，防這、防那還是防不了男子天生的劣根性，她爹身邊的女人從未少過，前仆後繼如雨後春筍。

當然她娘也做了不少缺德事，因此才會一見到女兒便心生膽怯，對她生不了親近之意。

因為她看見了，無數條冤魂盤踞在母親身上，張牙舞爪的想討回斷魂之仇。

「妳娘那是傻，自找的，妳比她聰明，定能有個好姻緣。」他們都虧欠這孩子，沒讓她無憂無慮的長大。

小童輕哼。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這些年我跟著師父走遍大江南北，妳瞧見哪個人能入眼的？」

「……」林姥姥沉默了。

不是小童太挑，眼界過高，而是她的師父一清道長每回帶她離觀，不是替人看風水看宅子，便是排命盤、安家宅，甚至是相人命數，付得起銀子的人哪個不是油光滿面、腦滿腸肥的大老爺，年紀大到能當她爺爺了。

就算有幾個年輕的，也是眠花宿柳的紈褲子弟，一個個磨得油盡燈枯的樣子，她看得上才有鬼。

因為看得太多，心如明鏡，小童才對世間男子不屑一顧，反正都是同樣的貨色，何必自找麻煩。

「哎呀！這裡居然有陰陽果，太罕見了。術二，你上去摘下來給我。」煉就陰陽符能開天眼，直通陰陽兩界。

所謂的「陰陽果」是生長在潮濕的山林裡，一面背陰、一面向陽，形成一深一淺兩種果色的果子。

「是。」

背筐的黑衣男子身旁又多出一名面白的男子，一樣面上無任何表情，跟死人無異。他往上一躍，不費吹灰之力將果子連蒂以風刀割下。

「丫丫，養鬼是不對的……」

不等林姥姥說完，小童好笑地將陰陽果丟進竹筐。「姥姥，妳才是鬼。」

林姥姥聞言一滯，手中的青竹傘抖了一下。

「他們是我養了多年的式……咦！有人來了。」話到一半，小童微露訝色，有點納悶。

她在的地方是一處深山密林，平日人煙罕至，連最老練的獵戶也不敢深入，此處鬼魅傳說甚多，又有毒蛇猛獸，只要不是找死的都不會以身涉險。

山中的確有能惑人心志的山魘，使人迷失方向，困死在山裡走不出去，最後死在這裡淪為山魘口糧，它喜食人的精魄，藉此修煉提升道行。

不過山魘也怕比鬼還凶的小童，她手中的一道符輕拋，它就得魂飛魄散了。

「什麼人？」林姥姥神色慌張。

「活人。」又稱不速之客。

「丫丫……」

小童彈指一揮，青竹傘落地，老婦瞬間化成白煙，收在傘中，她隨手丟進竹筐裡。而背筐的男子和名叫「術二」的男子也同時消失，地面上多出兩張剪成人形的黃符。

小童手心一翻，符紙無風飛起，落在她手心上，手一收，黃符放入懷中。

她揹起筐，朝千年人參的種植地走去，先收了免得便宜別人，她算到破星至，諸事不利。

另一邊，離小童十里遠的小山坳處，一群人十分狼狽的靠著山壁烤肉，拎著水袋汲取壁縫中泌出的山泉水。

他們又累又餓又渴，幾乎耗盡一身氣力，在被困在山裡七日，還找不到出路的情況下，真叫人無奈又苦不堪言，簡直是要命呀！一堆的毒蟲蛇蠍，蜂蟻大如棗。

幸好山林裡的獸類不少，還有口吃的，不然真要叫苦連天，自個兒挖坑自個兒埋，等死。

「這就是你說得如入自家後花園，半日可到？」身著雲錦長袍的秦悅陽怒目相視，似要將某人拆解入腹。

一身金黃色道袍的清雅男子韓不屈掐指一算，神色還算淡定。「快了，快了。」

「這句話說了幾遍你自己數過了沒？從七天前你就說過快到了，可我們還是在這兒繞圈圈，連一個人也沒瞧見，我指的是活人。」他受的驚嚇夠多了，不想再看到什麼鬼火或是飄來飄去的白影，他被巨蚊叮咬的腫塊還沒消下去，又癢又痛很不舒服。

「陣法變了，我也莫可奈何，當年我離開時是九合八卦陣套天罡陣、烽火陣，誰知十餘年未歸，一切都變了樣。」師叔的道法高深，又精進了不少，讓他無形中中招，走進陣法。

手裡的八卦盤劇烈的轉動著，卻沒能指向確定的方位，指針一下子轉東，一下子轉西，像無頭蒼蠅般在圓盤上瞎忙，它轉得越快讓人越心慌。

殊不知他以為幾近天衣無縫的陣法，並非一清道長佈下，而是天賦過人的徒弟隨手所為。若他知曉，大概會嘔到吐血吧！

人和人是不一樣的，有些人的出世是為了輾壓不成器的庸才，讓人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

「你是道教正統嗎？我怎麼越看你越像招搖撞騙的冒牌貨，一個小小的陣法也破不了，你有臉自稱道家仙師。」秦悅陽年輕氣盛，忍不住口出惡言，養尊處優的他從未遭受這種罪，難免心浮氣躁。道家分祖師、本師、仙師，祖師為上，為開教先師，仙師最次，是指有修為的道士。

「本仙師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能算能掐，排命盤，改運化劫，消災除厄……」幾乎是無所不能。

「算了吧！自吹自擂，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。你要是有能耐，我們不會一直在兜圈，你說的道觀，我連一片屋瓦也看不到。」巧言令色，他太輕信人了，被騙得團團轉。

「心平氣和，別氣急敗壞，一切自有定數，急也急不來。」氣定神閒的韓不屈不疾不徐的收起八卦盤，從容不迫的撕下兔腿大口一咬，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不吃會餓。

「道士不是吃素？」秦悅陽不快的數落。

「我不是道士。」他是超脫世俗的仙師。

「你明明是道觀出來的還說不是道士，你全身上下都是臭道士的味道，走到哪裡都甩不掉。」看著人吃，飢腸轆轆的秦悅陽也顧不得臉面，飛快的加入搶食行列，吃得可凶狠了。

「庸人哪知何謂天機，機緣這事可遇不可求，尤其是緣分，定國公可認同？」韓不屈眼神一轉，視線落在不遠處面色冷峻的玄衣男子身上，嘴角微帶一絲意味深

長。

定國公申屠遲冷聲道：「韓不屈，話多的人通常命不長。」想長命百歲最好封住嘴，術士最忌禍從口出。

聞言，韓不屈哈哈大笑。「莫非是惱羞成怒，只因本仙師說你紅、鸞、星、動……」正說著，一片樹葉掠空而至，直向他的臉。

他頭一偏，勁道十足的樹葉從耳側掠過，削落幾根頭髮。

而在申屠遲身邊的柔美女子面色潮紅，羞怯又惹人憐愛的低下頭，眼中秋水含波，春情蕩漾。

她是秦悅心，秦悅陽的胞妹，封南陽郡主。

「聒噪。」申屠遲聲冷如霜。

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該成親了，只是……」韓不屈臉上多出憂色，眉頭微擰，欲言又止。

「只是什麼？快說清楚。」性子急的秦悅陽催促著。

他是看好妹妹與定國公的婚事的，如無意外，兩家的聯姻早已是板上釘釘，只不過尚未過了明路，還得等皇上批示，促成一段佳話。

定國公府祖上出過一位皇后，還生了個皇帝兒子，其後更因征戰沙場的功勳而獲得世襲罔替的爵位，世代代傳下去，除非改朝換代，皇朝覆滅，否則爵位將由後人傳承。

只是也不知是不是殺伐過重的緣故，定國公府子嗣不豐，連著數代單傳，傳到申屠遲手中亦是只有他一人，無兄弟、無姊妹、無叔伯嬸娘，上頭只剩下一位祖父，也就是老國公。

他祖母已逝，父母雙亡，但因祖母早年領養一名幼女為女，此女長大後以國公府嫡女身分嫁入晉王府，算是他最親近的親人了。

如今的晉王妃便是秦悅陽與秦悅心的生母，名義上，申屠遲為兩人的表哥，頗有往來。

「不太妙，有血光之災，波折不斷，想得良緣怕是不易，這個女人……不凡。」算不出來的韓不屈說得含糊，這是他出師後第一次遭遇到難處，僅知國公爺命數難測。

「不凡？」申屠遲冷冷一揚眉，不當一回事。

「什麼叫不凡，難不成還能出鳳命……」口無遮攔的秦悅陽一開口就被捂住嘴，捂得他差點斷氣。

「慎言。」

「世子爺，本仙師的意思是際遇不凡，日後當是當代人物。你這張嘴呀！說好聽點是心直口快，實則是惹禍的禍源，若不收斂，小心惹來殺身之禍。」「鳳命」兩字可不能隨便掛在嘴邊，意味著皇位易主。

相較韓不屈連珠炮的喝阻，申屠遲短短的一句便叫人感到入骨的寒意，彷彿無形的冰刃刺入骨裡，遍體凍結，冷意上身，如蛇游走四肢百骸，讓人凍到臉色發紫。

「表哥，我錯了。」秦悅陽一臉懊惱，低聲向長他沒幾歲的國公表兄道歉。

人一急，心就亂，他錯在太過理所當然了，未過腦子便脫口而出，以為都是自己人用不著防備，沒想到此言一出會給自家表哥帶來多大的凶險，以及上位者的猜忌。

如今的皇上是明君，精兵富民，國庫充實，早早立下太子，少了黨派之爭，皇后娘家人大多退出朝堂，僅留兩三人外派地方，並未在京城，官位也不大，最高四品官。

後宮沒有貴妃，只有四妃和諸嬪、才人，不過四五十人，尚未過百，皇上雨露均沾，並未偏寵某一位嬪妃，由品階高低安排侍寢，皇子皇女一律有專人服侍，生母一月只得探望兩次。

當然皇后不在此限，她可是母儀天下的國母，和皇上少年夫妻至今，無可取代。即便如此，再賢明的君王也聽不進「犯上」的閒言閒語，為君者要的是臣子們的忠心，而非他座下的位置。

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再急也要穩下心緒，不可浮躁。既然我們都到了無量山，不愁見不到一清道長。」盡人事、聽天命，連一點點定力都沒有，日後如何承擔王府重擔。

秦悅陽腆紅臉，虛心受教。「表哥，我也是心急了，父王的情形你不是不知曉，我怕他等不到我們回去。」

一說起晉王，大家的心情都變得沉重。

「表哥，你一定要救父王，他夜不能眠，一閉上眼就惡夢連連，不到半年便瘦了一大圈……嗚嗚，悅心好怕……」膚白勝雪的秦悅心嗚嗚咽咽的抽泣，美人一落淚，分外嬌美柔弱、楚楚可憐，令人一見心生憐惜。

可這惜花人不包括心硬如鐵的申屠遲，他看都沒看一眼，錯過她孌娜依偎過來的身軀，長腿一跨，筆直往前走。

「休息好了就繼續走，別耽擱了。韓不屈，再不好好帶路，我剝了你的皮點燈。」點天燈。

韓不屈頗為冤枉的橫了一眼。「把我點了你就留在山裡當野獸的食物，本仙師的仙骨不容折辱。」

「是嗎？我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。」申屠遲說著順手一提，將某位仙氣翩翩的仙師給扔出去。

「哎呀！謀害仙師天理難容，小心五雷轟頂……」一翻身，韓不屈翩然落地，立於開著小白花的植株前面，面容含笑的往前一步，但是……

人有失手，馬有失蹄，猴子也會從樹上掉下來，他面上和煦的笑容剛一揚，還沒來得及得意，腳下就沒來由的絆了一下，面朝下的離地面越來越近，勉強一個後仰想穩住身子，誰知某個不良國公往他腳後跟一踢，當下五體投地。

趴下了。

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

氣質出塵的韓不屈成了泥猴，正想找人出氣時，不料抬起頭，就見眼前有一株開白花、結紅果子的植物。

他驀地兩眼睜大，驚喜萬分，伸出手想摘片葉子嚐嚐味道，看看是不是他知道的那物。

誰知手才伸到一半，一根繫著紅繩的飛針早他一步鑽入土裡，扎在植株根上，一尺長的紅繩纏繞住植物的莖。

「等一下，不許碰——」

這是叫人捷足先登了，讓韓不屈有點傻眼。

可是……那聲音是人吧！

在山裡繞了七日，總算有人出現了，他仙師的名聲保住了。

「誰？」

察覺一道氣勁凌空而來，申屠遲眼一厲，伸手一捉，令他錯愕的是一把落空，只覺有風從手中掠過，快如閃電。

再一定睛，身前多了個不及他肩高的「道童」，十分凶狠的一腳踢開還趴著的韓不屈，身形極快的挖開地上泥土，一把小鏟子不足巴掌大，如鼠扒地，三兩下就挖出土裡的人形物，足有小孩的腕粗，根鬚整齊未斷。

「人參！」眾人輕呼。

「我的。」怕被人搶了似，小童連忙用布巾包好，往懷裡一塞，防賊一般的雙手抱胸。

「那至少有千年……」申屠遲身後的隨從低聲一呼，眼露訝異和些許貪婪之色，可他只敢心動而不敢行動。

五百年的人參就值五、六千兩銀子，上千年的可是翻倍再翻倍，有價無市，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。

皇宮的庫存中也就兩根，品質還沒這棵好，皇上都捨不得用，留著救急，堪稱藥材之王。

「怎麼能說是你的呢，見者有份，也該有我的一份。」掏出素白的絲帕擦臉，韓不屈笑得人畜無害的要求對分。

小童大罵。「呸！你哪來的臉，誰先挖出來就歸誰所有，想騙人先照照鏡子，長得獐頭鼠目。」一看就不是好人。

「我獐頭鼠目？」什麼時候他天人面容也被人嫌棄了，好傷人呀！「你知不知道虎口奪食的下場。」

「我知道呀！有虎肉吃。」虎骨泡酒，虎皮做成褥子鋪在炕床上，整個冬天就不冷了，也少燒些柴火。

「嘎？」吃肉？

這樣的對話有點怪異，老虎吃人，不是人吃老虎，本末倒置了。

「韓不屈，看看『他』一身道袍。」申屠遲若有所思的看著自己的手，又眼帶深意地看向兩眼清亮的「道童」。

一時間，他腦中閃過——好乾淨的一雙眸子。

「我看到了，怎樣。」韓不屈沒好氣地回話。

「清風觀。」申屠遲提醒。

「我曉得，不過親兄弟明算帳，那根人參我冇用處。」反正遇上了也不怕跑掉，先把人參王弄到手再說。

「想得美，別仗著人多欺負我人少，是我的東西，沒人搶得走。」她早些年就相中了，因差了幾年年分才讓它繼續生長，打算等夠了年分再取其精華煉藥，上千年的藥性才能煉製九轉回魂丹。

「口氣真大呀！小小年紀如此猖狂，你師父沒揍死你嗎？」想當年他師父多狠，下了狠手不留餘地。

「他很想，但我會先咬死他。」一口利牙露出來，齒白如編貝，一點也不嚇人，反而給人一種純真的喜感。

「你師父是誰？」韓不屈十分好奇。

「我為什麼要告訴你，一個壞人。」她齙牙咧嘴，一副「你敢使壞我就咬斷你咽喉」的神態。

「你……」膽子不小，一會兒教訓。

「夠了，給自己留點臉，你還和個孩子叫囂不成。」正事要緊，由不得他們節外生枝。

「這哪像個孩子，根本是見人就咬的狼崽仔。」那眼底藏著極深的戾氣，絕非善類。

只是，以他多年的修為，竟然看不透眼前的「童子」，似乎被一層濃霧籠罩，看著近卻觸手難及。

太詭異了。

「你是清風觀的人？」申屠遲輕聲問。

「你是尋仇還是求助於人？」小童決定先問清楚以免吃虧。

「兩者有何差別？」看著幾近比人高的竹筐，筐裡還放了一把傘，莫名地，生性嚴謹的申屠遲有些發噁。

小童打量了一行十數人，有男有女，有侍衛和僕從，身上帶刀和弓箭……「前者是趕緊跑，免得遭亂刀砍死，若是後者自是趾高氣揚，斜眼睨人，踩在神壇上等人叩拜。」

聽完她說的，申屠遲不僅未怒，還贊同的一點頭。「說得有道理，我等有事求見一清道長，煩請通傳。」

「找我師父。」小童往筐內一摸，一顆令人垂涎三尺的鮮紅蘋果陡然在手，她也不講究的往衣服上擦，隨即大口咬。

「一清道長是尊師？」申屠遲意外但不詫異，這般疾如風的身手和古靈精怪的性子，尋常人教不來。

「是我師父又怎樣，你們找他幹什麼？」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又有得忙了，她坐看雲起時的清閒日子……

飛了。

「小童尊號？」

「小童。」

申屠遲眉頭微蹙。「我問的是你的道號。」

「小童。」

他微微壓沉聲。「你可能沒聽清楚，平時道觀師兄弟如何稱呼你？」

咔滋咔滋！眼微眯的小童愉快的吃著果子，酸甜的滋味一入喉實在太美妙了，讓她一口接一口。「小童。」

「你……」就不能老老實實的回答嗎？

「國公爺不用問了，我想就叫『小童』這名字，以我對一清師叔的了解，他最不耐煩的便是世俗之事，取名這種小事未必放在心上。」除了正道上的修行，其他事很少分心。

「是這樣嗎？」申屠遲看了一眼韓不屈。

「小童，師叔可在？」韓不屈問。

「叫我師父師叔，你是何人？」小童吃完蘋果又吃烤雞腿，但她的竹筐裡明明只有藥材，並無他物，讓人看得匪夷所思。

「韓不屈。」韓不屈笑意滿眼，以為一報出名諱便會收到崇拜的眼神，大力的吹捧，但是……事與願違，和他所想像的沾不上邊，完全出人意表。

「喔！是那個被逐出師門，跑到月兒國當國師的孽徒，師伯臨終前說要打斷你的腿，把你關進無量洞閉關三十年，洗滌你的塵心。」放不下紅塵俗事無法修道證心。

「你被驅逐出門？」一旁的秦悅陽憋笑，憋得臉色漲紅。

「孽徒？」申屠遲眼中隱有笑意。

「什麼月兒國，沒見過世面的瞎眼鬼，是朔月皇朝，本仙是一人之下，受萬民景仰的神仙……啊！萬鬼符，你居然會……」役鬼。

懶得聽他囉囉嗦嗦的說一堆言不及義的廢話，小童隨手抽出一張黃符往韓不屈身上丟，頓時千魂萬魄齊聚，彷彿中元盛會，各家祖先都回來了，還有數都數不盡的孤魂野鬼。

但是這情景只有小童和韓不屈看得見，一個天生能見鬼，無須引物；一個後天開了眼，得識陰陽。

韓不屈乍見萬鬼呼嘯而來，嚇了一大跳，連忙丟出縛鬼符，一一箝制住。

其實說是萬鬼，實際是無形物，看著嚇人卻不傷人，陽陰相隔有定律，如無律令不得越界，如有違者，陰間有鬼差，陽世有陰陽師或是術士，也就是道士收伏。一旁的申屠遲、秦悅陽等人只見韓不屈像在躲什麼，左閃右避，不時打著繁複的手法，口中唸唸有詞，腳步看來快且急，額頭有薄汗冒出，平時的悠然自得蕩然無存。

「同門……不得相殘，我只是未遵從門中戒規，不算被逐出師門。」應付得十分吃力，韓不屈趕緊低頭，說出他仍是清風觀弟子一事。

「師伯說你為入世而攀權的行徑不可取，怕觀中的人有樣學樣壞了根子，要你在祖師爺神像前跪足七天七夜，親筆抄寫百本《道德經》方可入觀。」做錯事的人豈可輕易寬宥，不吃點苦頭，有負列位師尊的諄諄教誨。

清風觀立觀一千多年，前後歷經五個王朝，從第一任觀主到現任觀主皆遵循創觀之初的各種規範，其中一條便是不可入朝為官，或為帝王驅使，預測一國運勢，最多只能看看天候，為民間百姓造福，以及定個風水寶地，福佑後世子孫，切記傷天害理的事做不得，老天有眼令反噬其身。

韓不屈做了朔月國國師便犯了這一條祖訓，有違道家清心寡慾、無為而治的修行，甚至有洩露天機之虞。

「那就跪吧！百本《道德經》也不算多，當是練字。」黑心國公毫不猶豫的將人推出，死道友不死貧道。

韓不屈聞言，臉黑了一半。「國公爺好氣度，一本《道德經》五千多字，一百本道德經，本仙師得以飛升得道。」

寫完了，手也廢了。

「恭喜仙師羽化成仙。」見不到他的滿眼淚漣漣，殺伐果決的申屠遲果斷地下令。

「犧牲」一人得以入觀，大善也。

國師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為了晉王的安危，只得委屈他了，朔月國上下都會感念他的捨身為人。

「你……好你個申屠遲，夠狠。」果然是沙場上的百勝修羅，連親近好友都能面不改色的推下沙坑。

活埋。

「心慈之人不領軍。」不是只有韓不屈一人說他心狠如狼，在戰場上若是心軟，只會落得身首分離，再無生機。

氣悶在心的韓不屈什麼也不想說，他覺得小童和申屠遲是同一種人，只不過一個心黑、一個腹黑，吃人不吐骨頭。

申屠遲問：「小童，此處離清風觀尚有多遠？」若是可以，便在觀中借宿，露宿荒野多日，大家都累了，只想喝口熱湯。

「不遠。」很近，對她而言。

申屠遲一聽，繃緊的面皮稍微放鬆。「不遠是多遠？」

幸好他問了，不然……

「再翻過十座山就到了，非常近。」她揹上竹筐，傍晚時分就到了，還能趕得上用膳。

「什麼，十座山！」一群人哀嚎。

其中，弱柳扶風的秦悅心整張臉都發白了，在會武的丫頭攙扶下勉強站立，但全身骨頭軟得跟麵條似的。

「十座山算什麼，瞧你們一副如喪考妣的神情，真是太沒用了，我一天來回健步如飛，還能揹上兩頭大山豬……」